

● 海波 著

胜鬘经

白
话

● 佛教文化精华丛书



三秦出版社

佛教文化精华丛书

白话胜鬘经

◎ 海波 著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话胜鬘经 / 海波 著. —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5.6

(佛教文化精华丛书)

ISBN 7-80628-946-1

I. 白... II. 海... III. 佛经—研究 IV. B9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51281 号

佛教文化精华丛书

白话胜鬘经

海 波 著

出版发行	三秦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31 号
电 话	(029)87205106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陕西省岐山彩色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145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标准书号	ISBN 7-80628-946-1/G·264
定 价	10.00 元

目 录

前 言	1
-----	---

一 如来藏思想简介	1
-----------	---

二 《胜鬘经》的内容和思想	3
---------------	---

三 《胜鬘经》的版本与注疏	9
---------------	---

四 《胜鬘经》的译者简介	12
--------------	----

五 一点说明	15
--------	----

胜鬘师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广经	17
---------------	----

附 录：《大宝积经·胜鬘夫人会》	249
------------------	-----

后 记	273
-----	-----

前言

《胜鬘经》(Srimala - devi simhanada - sutra) 全称《胜鬘师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广经》，对大乘佛教的重要学说如来藏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阐发，为大乘佛教全盛时期阐述如来藏思想的代表性经典，在佛教哲学思想体系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一 如来藏思想简介

佛教在小乘时期，佛的地位至高无上，佛教信众只需遵照佛的教诲进行实践即可。至大乘佛教兴起，众生都有佛性的观点逐渐为人所知，成佛的根据日益成为讨论重点，如来藏思想就是在这样的

背景下于西元三世纪左右开始传播,至四五世纪大乘佛教盛行而广为流布。现存资料显示,西晋时期翻译的《如来藏经》^①最先使用“如来藏”概念。该学说一经提出,便相继有经典流传,如《不增不减经》《无上依经》《大法鼓经》等,并与《法华经》《涅槃经》等重要大乘经典产生密切关系,《胜鬘经》就紧随《大涅槃经》之后出现在大约公元五六世纪之间。

如来藏学说始自原始佛教,是“自性清净、客尘染污”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如来藏思想的最初含义为:众生本具觉性,内藏在现实生命之中,有如母腹中的胎儿,为一潜在性的如来;现实生命虽然是染污状态,如来藏却自性清净,具备一切佛的功德。这样,如来藏作为成佛主体,它的存在使众生都自具成佛的性能。

如来藏学说的成熟以《胜鬘经》和《楞伽经》的相继成书为标志。《胜鬘经》成书在先,通过如来藏作用的分析论证,理论上充分肯定大乘佛教所讨论的佛性说,实际形成了佛家的人性学说^②。《胜鬘经》对如来藏思想的贡献主要有四点:一、将“如

① 西晋时期法炬等最早译出,早已不存。现在存有东晋佛陀跋陀罗和唐代不空的两个译本。

② 见吕澂《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4页。

来藏”与“自性清净心”联系在一起，如来藏由此被称作“自性清净心”或“自性清净藏”；二、明确提出自性清净的如来法身隐藏在一切众生的贪嗔痴等烦恼中；三、将如来藏的讨论归纳为“五藏”：如来藏、法界藏、法身藏、出世间上上藏、自性清净藏；四、从佛性本具法身常在和众生需要修行彰显自性清净心的两个不同角度，将如来藏分为空如来藏与不空如来藏。《楞伽经》延续《胜鬘经》的思路，以“如来藏藏识”建立起如来藏为主、妄识为客的立体模式，完成了如来藏与阿赖耶识之间的理论衔接。由《胜鬘经》到《楞伽经》清楚地体现了如来藏思想的发展脉络。

此后，如来藏思想成为大乘佛教的一支，与中观、唯识鼎立，对中国、日本诸学派和宗派影响颇为深远，如华严宗的性起思想、天台宗的本觉法门说、地论宗的净识缘起说、禅宗的见性成佛说、日莲宗的久远本佛说、密教胎藏界曼荼罗所说，都是依如来藏思想发展而来的。

二 《胜鬘经》的内容和思想

《胜鬘经》叙述胜鬘夫人由父亲波斯匿王和母亲末利夫人的引导而信奉大乘佛教，并亲蒙佛陀授记，在法会上为大众演说一乘、一谛、一依等大乘佛

法,反复说明如来藏是超离世间的根本原因。经文后专门分别标出所详述的十四义和总结,后世据此将全经划分为十五章。前三章叙述胜鬘夫人皈依、受戒、发愿的经过。第四章详说摄持正法、总摄一切的愿行,这里所说的正法专指涅槃一乘法。第五章是关于一乘法的修证。从第六章到第十二章,解释三乘必然归于佛乘并为一乘所摄的原因,以及具体的修行道路。第十三章说明进入一乘道的条件,在此解释前出经典所说“心性本净、客尘所染”的密意是指“如来藏心”。第十四章强调净信是根本,修道最终目的仍归于涅槃。第十五章总论以上内容并作为总结。

由内容不难看出,《胜鬘经》宣扬的是一乘思想和如来藏思想。经中主要论述了两个问题:一、三乘归入一乘,一乘是究竟;二、一乘的依据,也即成佛的依据——如来藏。下面依次详说。

关于第一个问题,《胜鬘经》认为三乘教法归于一乘,一乘是为佛乘。对于一乘的具体所指,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一乘就是三乘中的大乘,另一种认为三乘之外另有一乘。一般都倾向于后面一种,其理由为,佛教有三乘或五乘的说法,之所以说一乘,就是为了与三乘或五乘区别开来。声闻、缘觉二乘的目的本来就不是佛乘,而菩萨乘,也即大乘只是一乘的因,所以三乘都不是一乘,如《法华

经》说：“但以一佛乘故，为众生说法，无有余乘，若二若三。”另一方面，三乘又都是一乘的方便说，都是进入一乘的途径，如本经所说，“三乘者，入于一乘。”因而，可以说三乘都来源于一乘，又都不离一乘，有时，经中把一乘也叫大乘，这是从果位角度针对二乘所言，并非是三乘中的大乘，如《法华经》中“佛自住大乘”，本经中“大乘者，即是佛乘，是故三乘即是一乘”以及“即是大乘无有三乘”，都是如此。

相对于二乘、三乘说一乘，从较浅显层面上而言，有两种意义：一、破二明一；二、会三归一。破二明一的“破二”是指破除声闻、缘觉乘修行人的错误见解，他们往往认定二乘所证的果位为终极目标，不再想发菩提心进入佛乘。这种偏执的见解是前进道路上的巨大障碍，必须彻底破除，所以有必要“开方便门，显真实相”。所谓开方便门，就是“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破二明一的“明一”则指菩萨修行未达到佛果之前，并不自执菩萨行为究竟，所以不破菩萨乘。会三归一是从修行的宏观整体而言，成佛虽然不一定要经历二乘，但是声闻、缘觉乘的修行成果为一佛乘的实现提供方便，最终的成就需要会通三乘。对此，《法华经》中有譬喻：五百由旬^①的成佛之路，声闻、缘觉走了三百由旬，

① 古印度的长度计量单位。

于佛陀的化现之城歇息下来，他们虽然没有到达最终目的地，但所走的三百由旬还是包括在成佛之路当中的。就是说，只要明了二乘之果并非终极境界，那么过去所证得的所有成果，无论大小都是成佛的方便，都可以会入一乘。“会三”的另一对象是菩萨乘众。有的初学菩萨会误以为三乘确实究竟，甚至有的还想退证小乘，而一旦明了二乘非真且三乘同归一乘，就不会再退转了。总之，之所以要“破”，是为了使二乘中人知道其修证未达最高成就；之所以应当“会”，是为了使二乘中人知道二乘是一乘的方便，菩萨乘众明白所修所行并非终极。

从更深意义上来看，“破二明一”是“会三归一”的基础，“会三归一”又是引三入一，即引导三乘进入一乘，达到修道的最高果位。如此而言，确实有不同于三乘的一乘，一乘的见解和修证既异于三乘又超出三乘。

《胜鬘经》宣讲的第二个主题是一乘的依据——如来藏。从思想的发展来看，原始佛教相信只要依随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修学，通过种种实践，如七觉支、八正道等等方法就可以获得解脱。这种见解无需探究成佛的根据，只把成佛问题看做一种通过实践来解决的事情，视佛果遥不可及。大乘佛教兴起，佛不再具有惟一性，疑问开始出现：所有众生

都能成佛吗？众生为什么能成佛？成佛的依据何在？受菩萨观念启发，如来藏最初的意义得到阐发，人们开始认识到，众生本具觉性，觉性就内藏在现实生命之中，为一潜隐性的如来。

那么，具体如何理解如来藏呢？如来藏一词梵文为 *tathāgata - garbha*，在此复合词中，*tathā - gata* 是“如来”之意，*garbha* 是“胎”，即借用哺乳动物先在母胎里成长的说法来形容如来之所以成为如来的原因——如来原本就在母胎里孕育着，迟早会功德圆满，必然分娩，这就等于认定众生与生俱来就具备成佛的特质。如来藏之实质是众生的心识，从而明确成佛是心在成。那么，心的本质又是什么？《胜鬘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心以“清净”为本质，即“自性清净心”。《胜鬘经》就此界定如来藏，将之称为自性清净心（梵文为 *prakṛtiparisuddham cit-tam*）或自性清净藏，把成佛根据的论述向前推进一大步。

如来藏的提出揭示众生本来具备一切佛的功德，所以，在成佛问题上都是自成，而不是从外有所加益。《胜鬘经》论证了现实生命虽然处于染污状态，如来藏却本来自性清净，否则它就不能化除无明，也无法成为出世间的根据。

《胜鬘经》把如来藏与如来空性智等同，并以“空性智”来观察理解心的本质。空性智对心的理

解有两个方面：(一)从“自性清净心”角度而言，一切众生皆有此心，现时不能觉察，乃因为烦恼障蔽，即所谓“心性本净，客尘所染”；又“净心”与“客尘”同时并存，性质各不相同，所以二者又是分离的，即所谓“与客尘俱，而性相离”。由空性智而见“客尘”的虚妄，从而将其断掉。这样，如来藏就具有“空”的作用和意义，我们称之为“空如来藏”。(二)从如来藏的作用而言，如来藏让众生成佛变为可能，它具有佛的各种功德，尽管现在没有发现，但功德的基础终究存在，这样，藏与功德的关系，被看做“不俱而不离”。就是说，现在虽然尚未实现佛的功德，但佛的特质早已存在，如同幼儿已具备有成年人基础一样，总有成长为成年人的一天。从而，如来藏又具有“不空”的意义，此即为“不空如来藏”。

如来藏与阿赖耶识分属心识的两种状态。众生处在烦恼之中，心识被污染的状态叫阿赖耶识，心识不受烦恼污染的状态叫做如来藏。受污染与否，只是心识不同功能的展现。阿赖耶识依心识的染污作用建立，可以说明生命的构造、相续、轮回及与世界的关系；反之，如来藏依心识的清静本性而成立，用以说明众生成佛的根据。

二者既然是一清净一染污，那么就存在问题产生：作为现实生命所依的阿赖耶识与作为佛境界所

依的如来藏如何结合？或言之，在性质上，二者彼此排斥，从何建立关系？对此，《胜鬘经》中没有正面回答，却可以从两种如来藏空智的说法中得到启示，后出的《楞伽经》延续这一思路作出解答。《楞伽经》提出一个新名词——“如来藏藏识”，把心识的两种功能并列一处来说明，以肯定众生之心的本质是如来藏为前提，认为成佛就是拨开表层生灭心（阿赖耶识）见到底层非生灭心的如来藏本觉。这种拨开，放在实践修行上说，就是断除烦恼，清除阿赖耶识中的业种。由此，心识的真妄和合并不是平面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顺着如来藏的思路，建立的以如来藏为主、妄识为客的有立体含义的上下层关系。这一含义确定之后，就能解释清楚如来藏与阿赖耶识之间的连接，也能明白现象界的生起尽管透过阿赖耶识，但仍可归原到如来藏；又阿赖耶识以如来藏为依据而展现，本经中所说生死依如来藏就是此意。

三 《胜鬘经》的版本与注疏

《胜鬘经》在汉文、藏文中均有译本，历代各版本大藏经以及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简称《大正藏》）、《中华大藏经》都收录有本经，共有三个汉译版本：

一、《胜鬘经》，北凉昙无讖（梵语名 Dharmakṣema，公元 385 ~ 433 年）译于玄始年间（公元 412 ~ 428 年），一卷，没有流传下来，唐代智昇在《开元释教录》将其列入阙本中；

二、《胜鬘师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广经》，南朝刘宋求那跋陀罗（梵语名 Guṇabhadra，公元 394 ~ 468 年）于元嘉十三年（公元 436 年）译出，一卷，译文简约流畅，是通行译本，历代注疏都以此作为底本，现在流传的《大正藏》版本与支那内学院版本在个别词句上稍有出入；

三、《胜鬘夫人会》，唐代菩提流志（梵语名 Bodhiruci，公元 562 ~ 727 年）译，一卷，翻译时间约在神龙二年至先天二年（公元 706 ~ 713 年）之间，编入《大宝积经》第四十八会，译文相对而言比较浅显，也流传至今。

藏文译本只有一种，由胜友、善帝觉、智军合译，二卷，也编入《大宝积经》里，位置与汉文版的第四十八会相对应。藏文大藏经《甘珠尔》有收录，被定位为“末转抉择胜义法轮”类的经典。在郭和卿翻译的《布顿佛教史》中，把本经称作《圣吉祥鬘天女狮子大乘经》，译者是耶西德（智军）。

《胜鬘经》的梵语文本早已佚失，但在《宝性论》等其他梵文论书中还存有片断，日本学者宇井伯寿已做了大量研究工作，整理收集成书。另外，

本经的日译本有宝幢会所编著的《藏汉和三译合璧：胜鬘经·宝月童子所问经》。现在，这部经又有了英译本——韦曼等所著的《胜鬘皇后狮子吼——佛典如来藏学说》。

南北朝时期是《胜鬘经》历史上流通最为兴盛影响最大的时期。此期，佛教在南北两方的发展迥然不同，南方偏重义理，北方属重禅修，有关义学的探讨通常都由南方发起，《胜鬘经》亦不例外。最初注释本经的是刘宋的竺道猷，求那跋陀罗的译本刚刚问世，他就深入研究，并作出《胜鬘经注解》五卷。后来向他求学的道慈，又将《胜鬘经注解》删节为《胜鬘要解》二卷，这两部最早的注解都久已佚失。到了梁代，南方涌现一批有关本经的注疏，有慧超著《胜鬘经注》、僧馥著《胜鬘经注》、僧璩作《胜鬘经文旨》、法珍作《胜鬘义疏》、法瑗作《胜鬘经注》、慧通作《胜鬘经义疏》及梁武帝的《胜鬘经别释》等，却都相继佚失，无一流传下来。北方同期也出现多家注疏，如道辨的《胜鬘经注》、慧光的《胜鬘经注释》、僧苑的《胜鬘经疏记》、昙延的《胜鬘经疏》及灵祐的《胜鬘经疏》等，同样都没有保存下来。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注疏是敦煌出土的北魏正始元年（公元504年）的写本《胜鬘经义记》、《胜鬘经挾注》及延昌四年（公元515年）写本照法师的《胜鬘经疏》残本各一卷。

至隋代，慧远作《胜鬘经义记》二卷，现在只有上卷还能见到；吉藏作《胜鬘宝窟》三卷，是从三论宗的观点出发注释，至今保存完整。唐代有窥基的《胜鬘经述记》二卷，明空的《胜鬘经义疏私钞》六卷，保存至今；另外见于记载的还有元晓的《胜鬘经疏》、道伦的《胜鬘经疏》各二卷，靖迈的《胜鬘经疏》、攀法师的《胜鬘经义记》各一卷，也早已佚失。在海外，有日本圣德太子的《胜鬘经疏》、普寂的《胜鬘经显宗钞》三卷等。

唐代以后，讲习《胜鬘经》的风气逐渐衰退，再没有续出的注疏出现。

四 《胜鬘经》的译者简介

本书主要以《大正藏》版的《胜鬘师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广经》为工作底本，译者是求那跋陀罗。

求那跋陀罗（公元394～468年），梵语名为Gunabhadra，意思是功德贤，为刘宋时期著名的译经僧人，来自中印度，原属婆罗门种姓，幼年即学习五明等诸经论，广泛研读天文、书算、医方、咒术等学说，后来因为读《杂阿毗昙心论》而崇信佛法，而后剃发出家，受具足戒。他为人慈和恭顺，勤于学业，最初研习小乘教法，博通三藏，后来转学大乘教法，深入研究并广为宣讲《大品般若经》

《华严经》等诸多大乘经典。由于他精通大乘学说且学识渊博,当时的人都尊称他为“摩诃衍”(大乘和尚)。

刘宋元嘉十二年(公元435年),求那跋陀罗经过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等地由海路到达广州,住在云峰山的云峰寺,时任广州刺史的车朗报告了宋文帝。文帝笃信佛教,派人接他到南京,住在祇洹寺。当时的博学名士颜延之对求那跋陀罗十分敬仰,刘宋王室的彭城王义康和谯王义宣也尊他为师,这些条件为他译经工作的顺利进展提供了有效保证。

孝建初年(公元454年),求那跋陀罗劝阻无效,谯王阴谋作乱。由于他在群众中威信很高,而被谯王胁迫一道东下。后来王玄模督军打败谯王义宣,依孝武帝预先发布的命令,护送求那跋陀罗重回南京。求那跋陀罗在荆州时写给谯王的信都有记录,没有片言只字牵涉到军事,孝武帝后来查明此事,对他越发敬重。有一次孝武帝问他是否想念谯王,他回答说:“受供十年,何可忘德?请许为之烧香三年。”孝武帝佩服他的义气慨然应允。明帝泰始四年(公元468年)求那跋陀罗去世,时年75岁。

求那跋陀罗的主要贡献在于译经,他翻译的经典比较质实,不失原意,后人评价他是“谨传译,字